西方媒体背后的运作机制及真相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3-27[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0548&idx=1&sn=fb31d56c6875ed1fc5a0d2d8870f0f9d&chksm=8bb07205bcc7fb13ad992a16214b5355b8126e3386830f6a7f68a81fa5010a5df5f3ee72f550&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28)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何婕

嘉宾：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宋鲁郑，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近期“假新闻”和“后真相”成为了描述西方媒体最常提到的词汇，西方媒体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究竟西方媒体一直以来都存在这个问题吗？他们一直标榜的自由是真的自由吗？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有多大？为何西方主流媒体和底层民众渐行渐远？中国应该如何发声？主持人何婕邀请张维为、宋鲁郑与观众一起深入探讨。

主持人何婕：我们看到一些西方媒体，在对中国的报道当中充斥着大量的偏见和歪曲，那么到底它是一直以来都这么做假消息的，还是说现在越来越泛滥？

张维为：**我感觉是越来越严重，跟整个西方的民主质量的下滑，政治人物质量的下滑，民粹主义的上升，然后新媒体出现的竞争、压力都有关系，所以导致就是真的开始走下坡，很明显的。**因为BBC，包括CNN，过去在很多人心目中，还是有专业水准的，现在你发现这个水准确实走低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自己要警惕，垮起来可能一夜之间的。就他们过去自己强调的专业主义。现在越来越违背专业主义了。

宋鲁郑：**其实美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假新闻”，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太一样。**你想刚建国的时候，就是政敌抹黑，到了19世纪，有一段时间叫“黄色新闻时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又出现一种“洋葱新闻时代”，也是歪曲事实。但是呢，只有到了2016年，我觉得是个节点，就这种“假新闻”确实到了肆无忌惮，泛滥的程度，就是你想忽略，都不可能再去忽略了。但是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它是内部的政治极端化，高度分裂。

**西方“自由媒体”真的自由吗？**

主持人何婕：前段时间我们注意到英国驻华大使叫吴若兰，她写了一篇文章，说外国媒体恨中国吗？很有意思，这篇文章不长，大概不到两千字，里头也充斥着不少，对中国的歪曲。然后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认为BBC在英国，它是属于中立媒体，它不受任何力量的左右，它可以发出自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声音。那其实我们知道，一个媒体不可能，不受任何力量的影响，所以像除了政治力量、政府之外，或者她所谓的，媒体自己的把关力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力量在影响它？

张维为：**如果你看美国的媒体，它是公开的资本力量的影响，因为美国的大媒体，可能90%都属于一些大公司的，比方CNN是华纳的，《Time》 ，《时代》周刊也是华纳的，FOX新闻是默多克的，这个是公开的。**像法国、英国更加间接一点，因为它比方像BBC、像法国电视一台、二台，它名义上是靠征收，强迫的，在那居住都要交税的，电视税，然后靠这个税来养活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英国）国内对BBC批评越来越多，就觉得它也卷入了党派政治。它几乎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你可以看出BBC它是有它自己明确导向的。**这个导向总体上是符合资本利益的，比方说全是支持“颜色革命”。一边倒地支持伊拉克战争，这后边都是资本的力量，它怎么运作，这个我们要研究，然后它有政治议程，这个议程毫无疑问就是要巩固，我自己觉得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他们这种风格的整个的一整套的利益。

主持人何婕：我们现在比如说看了BBC，看了其它的媒体，我们去观察它的运作，其实再往里走，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西方国家它们本质性的一种运作的模式。

张维为：实际上就是有一个英文词，**你看西方它一批评中国的媒体，他用叫State media，国家媒体，政府媒体。那么西方媒体什么媒体呢？叫Corporate media，就是私营公司控制的媒体。**那么背后就是跟公共利益是不一样的，为了一个少部分人的、富人的、华尔街的等等这种利益，这个词英文中已经广泛使用了，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因为他老讲State media（国家媒体），你要讲Corporate media（私营公司媒体）。

**媒体深陷信誉危机**

**对西方社会影响有多大？**

主持人何婕：其实我们深度地去解剖西方媒体，去观察它的运作,就是要搞明白，背后到底原因是什么。您在演讲当中还特别说,西方媒体它是“假新闻”“后真相”，造成“共识”的一种缺失，所以也想问一下，“假新闻”泛滥，这个对西方社会影响到底有多大？

张维为：我就前面提到那个斯蒂格利茨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有不少学者讨论过的，就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就是能够界定什么是真相，**现在西方变成一个“后真相时代”，就是确定不了什么是真相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我们自己的制度，我们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真相。你像我们微信上会收到的权威信息，大家知道这是权威信息，因为你现在随着互联网、自媒体起来之后，有很多时候真的是不清楚，各种各样的信息。**现在西方就没有权威信息，政府说的，总统说的，不信，《纽约时报》说的不信，科学家说的也不信，这本身是西方自己自由主义走过头了之后惹的祸，一切都变得相对化了，**你也有道理，你也有道理，你可能也有道理，所以最后就是没有权威性，我们叫做实事求是，事实上你要首先确定什么是事实。

主持人何婕：对。

张维为：这个没有之后，你的国家出现大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西方自己尝到这个苦头了，没有权威信息的苦头了。

主持人何婕：但是他们虽然尝到了苦头，西方的媒体也好，包括他们的政界人士也好，他是不是真的能够看见，真的能够承认西方社会运作中遇到的问题？

宋鲁郑：**其实西方媒体的这种信任危机确实是非常的严重，皮尤公司它做过调查，就是美国只有18%的人，就是信任媒体。**

主持人何婕：已经这么低了？

宋鲁郑：对，美国行为学会的调查只有6%，就完全破产了。但是是否能解决呢？我觉得没有可能。**因为这个新闻它是表象，它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美国这个政治制度它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它的内外实力都在下降，它没办法去说服这个世界。**这种情况下它就只能去依赖媒体这种造假去维持。那么它应该怎么去解决呢？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现在根本看不到任何的苗头。

主持人何婕：对，政治体制改革对他们来说太难了，要动到所有人的利益，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张维为：那么现在西方警惕的人越来越多了，**2020年确实是一个历史转折年，西方自己的有头脑的人也在开始反思西方制度的深层次的问题了，现在特别是反思美国民主的问题成为显学了，**每天都看到各种各样的文章在反思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反思比他深入，我们思考得比他们深入。

主持人何婕：您的意思是他们的反思还是浅层次的，还是第一阶段的。

张维为：还不够。

主持人何婕：之前您在演讲中也调侃，希望中国早日的有一个西方媒体的假新闻“排行榜”，让大家可以更好地去认识，到底有哪些“假新闻”它在伤害着我们。调侃可以是一种方式，包括我们的博主说上传所谓“BBC 式”的宝典，他们的“工作手册”，发布相关的“招聘广告”，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张维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思想可以更解放一点。那么因为西方的主流媒体已经把中国描绘得如此之黑暗，充满了问题，就要崩溃这种局面，所以**现在你只要让我们普通的网民能够上传他每天正常的生活，中国将近10亿网民，对不对？你这些信息放上去，它就不攻自破了，我们可以很自信。**这两天习主席都在说了。我们中国现在平视西方，我们年轻人越来越自信，是这个意思。不用担心的，让老百姓自己跟他们西方的网民交流，发照片，发视频，只要他们能够看到真实的中国，就足以使他们震撼，自信的，事求是有时候是要勇气，就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之后，你看证明是对的。

主持人何婕：我们节目里也经常说，中国人做事情，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很有韧劲，我们设定了这个目标就很努力地去做，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各种媒体上勇敢地发声，其实也需要一种韧劲，不要因为它对你禁言，它对你折叠，我们就不做了，该说的还是要说。

宋鲁郑：**这个西方媒体表面上是信誉问题，但它本质上是阻挠中国发展的一个地缘政治工具，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很深刻。**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回击是绝对不能手软，一定要到位。我想有两个办法，第一，我们以事实为证据，打脸，而且是彻底打脸，绝对不给它喘息的机会。第二呢，你确实有问题了，我们要进行制裁。

张维为：新加坡的做法是法律诉讼。一个媒体文章歪曲了新加坡的事实，它抓到一个案例，然后马上就告到法院去，然后就罚款。

主持人何婕：这也是好方法。就像您刚刚说的，BBC的国际频道，它因为本地法律不监管它，它就放飞自我，那我们可以呀。

张维为：我们要管它，是的。

**为何西方主流媒体**

**和底层民众渐行渐远？**

主持人何婕：我们再开放现场讨论，听听现场的观众有些什么问题，欢迎这位朋友。

卢雨欣：两位老师好，主持人何婕好。我叫卢雨欣，**我在看一些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就觉得西方媒体好象不太愿意去报道那些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比如2016年的美国大选，我关注到美国左翼人士桑德斯他当时就带着一些比如贫困、平等、全民医疗这样的一些议题去参加竞选，但在他们的一个一共一千分钟的全国性电视新闻大选报道中，他获得的曝光时间只有20分钟，不到特朗普的十六分之一，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就是西方媒体的报道，常常和他们底层民众的生活脱节，不去回应他们底层民众的一些遭遇和抱怨，只是在他们自己给定的那个框架下认识世界，这是不是他们现在遭遇到信誉危机的一个原因？

主持人何婕：好，请坐。她刚才举了桑德斯这个例子，我倒觉得特别典型。因为桑德斯在美国的政治力量当中，很多人是害怕他的，所以你就想想为什么只能给他20分钟的时间。

张维为：**那么这个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今天这个金钱政治的问题，你是要花钱买这个广播的广告的时段的，你钱少，那么你买到的时间也少，所以他的竞选的经费肯定是低于其他人的经费，这是基本的。**那么这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西方，我不排斥，我刚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写的文章，他就讲美国的贫困问题，讲的蛮好的。所以美国还是有一些人写这些真实的，而且是《纽约时报》的。但是有一点你讲的是对的。**就是西方它是掌握政治正确的，它总体平衡的，这样的文章一定是少数的。就是小骂大帮忙，它得登一点其他不同的意见，但主流它政治正确一定是把握好的。**它这个方向，美国媒体人是很自觉地把握的。

主持人何婕：您刚刚说“自觉”这两个字，他们把这个比例把握得非常好。

宋鲁郑：西方媒体和民生民意的脱节，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第一就是民生疾苦大概比不上价值观更重要。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政治极端化和泛政治化现在很严重，**你像疫情戴口罩，这是个民生问题，是吧，是抗疫问题，但是共和党就说不需要戴口罩，民主党就说一定要戴口罩，它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对吧？

主持人何婕：对。

宋鲁郑：这就很难解决。

主持人何婕：所以您说为什么他们脱离民生，但长此以往似乎也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可能就是刚才两位分析的这个原因。

张维为：**这个就是美国的政治精英主要是中产阶级上层，包括《纽约时报》，总体上是脱离老百姓的生活的，西方国家，英国、美国它们自己都说是阶级社会，叫class society，它分得清清楚楚的，跟中国不一样。**中国你比方同一个家庭，如果你有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他可能有的人收入相当高，有的人收入很一般，所以你了解这个社会的。西方的富人就永远是富人，爷爷、奶奶、父亲都是富人，一直富下去，所以它《纽约时报》这个阶层，它偶然可以发一些这种文章，谈贫困问题，但总体上代表富人利益的。

宋鲁郑：我补充一个例子，就是法国，当时是解决失业问题，就马克龙总统就和一些实业者对话，他说你们只要出了门，过了一条街，就能找到工作，他言外之意说你们太懒了，作为总统他会这样去想。还有一次是法国突然有出现很恶劣的天气，然后政府部门就发了一个通知，无家可归的人不要离开家。

主持人何婕：他家在哪儿呢？

宋鲁郑：这就是政府部门下的正式通知。就和民意太脱节了就是。

主持人何婕：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叫西方媒体的信誉丧失，这个还是它表层的问题，我们讨论了很多深层次的。

**蓄意炮制大量涉疆谎言**

**西方有何阴谋？**

主持人何婕：好，我们再来看，后面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有问题，好，欢迎这位。

荣歆：两位老师好，我叫荣歆，我现在是一名汽车行业的从业人员。近期一些西方的媒体和政要又开始炒作我们的新疆问题了，为什么他们如此执着地用新疆问题攻击我们的政府？针对这些阴谋呢，其实我们国家也有一些措施，就比如说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新疆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他们对此好像确实不以为意，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了，但是他们好像依旧是一意孤行的这个状态，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谢谢。

主持人何婕：好，请坐，关注新疆问题。

张维为：**新疆问题最近就是在国际话语斗争中相当尖锐的，背后很显然就是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想搞乱中国，这是它的一个抓手。**因为在境外有一批疆独势力，他可以随时找到，编个报告，弄个什么东西，假新闻，制作个假视频，然后就来恶心中国人。怎么跟他斗争，不要去跟他解释，这波就是流氓，我跟你说，就是否定他，你告诉他，你这个是假新闻，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炮制的，然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我经常讲的，**我们认为美国你把叙利亚搞乱了，把阿富汗搞乱了，把伊拉克搞乱了，把也门搞乱了，把利比亚搞乱，现在想把我们新疆搞乱，我们绝对不允许，结束了。**要说解释，你说对不起，你付咨询费，我们有的是专家给你解释，对不对？

主持人何婕：您说得太对了。

张维为：免费给你解释干什么东西呀？对不对？你要站位比他高，要降维打击。应该调侃它，嘲笑它，挖苦它，说你这个too low。

主持人何婕：张老师这个办法很好，就是一剑封喉好使。

宋鲁郑：其实呢，西方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死亡这么多人，突然对新疆问题这么感兴趣，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你哪有资格还来挑战人权问题呢？所以根据我的观察，第一波疫情的时候，西方主要是通过抹黑中国，转移矛盾，但到了第二波的时候，这张牌就没用了，你知道吗？不能再那么做。

主持人何婕：它必须挑起新的议题。

宋鲁郑：就从第二波疫情开始之后，它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我们新疆议题上去了，因为通过这个方式，它可以否定你的模式，它来抵消中国这个模式成功对它本国国内的冲击，它不仅仅是像张老师说要搞乱我们国内，还有一个是要转移自己内部矛盾的问题

主持人何婕：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有自信，而且要有耐心。该斗争要斗争，然后看时间怎么给世间答案。

宋鲁郑：对。

**如何向世界展现中国脱贫攻坚的创新图景？**

唐嘉希：我叫唐嘉希，是一名初中老师。那么根据盖勒普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目前对中国人的好感度已经达到了40年来的最低值，只有20%，那这其实和西方媒体、政客不停地诬蔑中国、甩锅中国、妖魔化中国，完全有相关，我国刚刚完成的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那对于这种中国模式的成功，我们要如何让世界知晓？

主持人何婕：想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

张维为：**扶贫的故事怎么讲好，实际上扶贫是非常精彩的。要比就跟美国比，比贫困问题和贫困问题解决。**我们现在一个是用钱的数量来衡量的最低收入多少多少，另外一个是一整套的一个体系指标，从安全饮水到住房，到医疗保险，到读书，这是很大的一个体系，你要把这个体系都货币化的话，**我们这个扶贫，凡是脱贫的现在全部做到了，这个标准远远超过，不是一般超过，对美国的最贫困的人口的（扶贫标准），这个可以通过定量的计算出来的。**我前两天刚看到报道，就是他们慈善组织，教会的，弄了八卡车慈善的食品到那里去，一个小时全部抢光了，就是这样的。它这个问题全是“救济式扶贫”，解决不了的。

主持人何婕：对。

张维为：美国你看它最贫困的是无家可归者，他由于种种原因，很大的比例，他不愿意去领救济金，相当大的比例群体是非常落伍的，而且就在洛杉矶、旧金山的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我们的贫困是在云南、贵州的山区里边，对不对？

主持人何婕：跟地理环境有关，跟发展历史有关。

张维为：对，**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计算，政府每年投入的就是四口之家，最贫困的山村，云南的山村，5万美元都不止，你要把它货币化，这个收入全是由货币跟货币比，超过美国的贫困人口，超过很多。**

主持人何婕：你看我们中国做事情，它都是非常善于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大家观察扶贫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它很多科学性的部分，比如说我怎么精准施策，怎么来评估当地的脱贫的效果，我们都是有第三方数据的，是非常严谨的。你看总书记一直说脱贫要扶贫，但是最重要的要扶志和扶智，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事。这个就完全也是呼应了刚才张老师说的，**西方社会它对贫困人群是没有办法做到长效地、坚持地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说中国的扶贫工作是伟大传奇。**

宋鲁郑：像中国这么重要的国家，又是取得了这么一个规模的成就，又是在信息化时代，你说哪个国家不知道、不知晓，这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何婕：只能是假装不知道。

宋鲁郑：但是呢，对于西方来说，它要想办法抵消中国政府成功带来的这种地缘政治压力。因为西方有一个能力，它不但能讲好自己的故事，还能讲坏别人的好故事，到了我们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了，那个时候恐怕西方想讲坏我们的好故事就太难太难了。

主持人何婕：那个时候对于中国好故事可能不光是我们自己有共识，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都有共识了。所以其实自信非常重要，你看我们今天观察西方的媒体，它的信誉丧失，其实是通过这个媒体的种种行为，我们在观察它的整个结构性的问题，在这个里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这种自信。自信可以让我们笑对西方媒体的种种妖魔化中国的行为。同时自信也可以让我们真正地把中国的事情做好、说好。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